



粉红色的陷阱

〔日〕 陈舜臣 著
蔡静 李亚芬 李殿国 苏建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粉红色的陷阱

〔日〕陈舜臣 著

蔡 静 李殿国
李亚芬 苏 建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年·北京

失われた背景

〔日〕 陈舜臣

根据产经新闻社出版局 1973 年版翻译

粉红色的陷阱

〔日〕 陈舜臣 著

蔡 静 李殿国
李亚芬 苏 建 译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262千字

1988年12月第一版 198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49-332 6/I·47 定价 3.70 元

内 容 提 要

香港财阀张兄弟公司的张天统在日本创办了“东方文明研究所”，具体任务是秘密搜集战争时期流失在海外的中国文物。研究所刚成立不久，便发生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凶杀事件：张兄弟公司办事员廖龙升在公司驻日本总代理人小杉顺治家悄悄死去；没过多久，研究所的房东西野锭助突然遭人暗害；当案情即将大白之时，关键人物小杉顺治又被人枪杀……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究竟是由谁一手操纵的？读完此书，结果将大出人们的所料。

本书还从侧面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培植汉奸势力，建立伪政权的内幕和日本浪人特务分子同侵华军军部勾结掠夺中国文物、财宝以及谋财害命等罪行。

目 录

鹰号轮·····	1
宴会前夕·····	22
各有使命·····	37
恶梦·····	59
挑战·····	74
影中之影·····	88
真真假假·····	112
美的世界·····	135
源流·····	157
多事之秋·····	179
走马灯·····	200
“请随便进来！”·····	223
暗室里的表演·····	246
第一把钥匙·····	260
狂笑的背景·····	283
红兰记·····	297
阴地里的花·····	318
向阳的地方·····	333
“游戏”的极限·····	347
错乱的结果·····	370

鹰号轮

一

舟冈律子在启德机场出关时，刚把皮箱放到海关检查站的柜台上，就看到周建平已在外面等着她了。

“有没有携带手枪或麻醉剂？”海关官员问。

“没有。”律子边回答边向周建平招手。

周建平几乎也在同时看到了律子。相隔半年的重逢使他高兴得笑成了眯缝眼。周高兴时总是眯着眼笑，这是他的老毛病。

“谢谢！”香港的英国海关官员连看也没有看就用粉笔在律子的皮箱上划了已检查的标记。

律子刚过完关。周建平就快步跑上前去帮她拿皮箱，并用日语对她说：“虽然经过了长途旅行，但看上去您还很精神啊！”

“是吗，不过还是有些疲乏……周先生您还是老样子，一点也没有变。”律子答道。

“律子小姐才真正没变呢。还是不紧不慢的老样子。后天鹰号轮就要起航，而您今天才来，时间岂不是太紧迫了吗？”

“因为我……”

周建平没等律子把话说完就用命令式的口吻说：

“现在就去饭店办住宿手续，然后再去看张先生。这样明天还可腾出一天时间从从容容去买些东西。”

“我算服了您了！但对张先生，我只是去见一见而已，因为我还没有考虑好……”律子在同周建平并肩走时就急急忙忙把自己该说的事情都说了。

律子是因为留英时的大学同学周建平的多次邀请，才从伦敦返日时顺途在香港停留的。

律子来港前曾同周建平在信中有过一段争吵——律子主张“先去印度旅游约二周然后去香港”，周就用命令式的口气回信说：“去印度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应该直飞香港！”律子就以“您有什么权利束缚我的自由？！”来回敬周。

以前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同办公事一样，都是用英文打字机打的，但是这次是为了把内心的气愤在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特意用日语书写，而且写得很粗糙，从一点、一横到一撇一捺都充分地体现了心中的不满。

律子是在东京T大学毕业后到大学研究院进修时去英国C大学攻读历史学的。她在T大的毕业论文是《东西方关系的侧面》，而在英国C大写的论文则是《文明的邂逅》。

她去英国时，在同一个研究室里有一个名叫周建平的中国青年，当时他在攻读日本学，重点研究中日关系，与研究不同国家文明邂逅的律子在学术上有共同之处。

周是美籍华人，出生于旧金山，在唐人街一个保守的家庭中长大，受到过不少中国古典文化的教育。据他说，他是为了利用和发扬这一优势才学日语的。他在日本的大学进修了三

年，在这期间不知不觉成了研究日本的学者。

半年前，周之所以突然离开英国去香港，是因为其父有位朋友，是个大富翁，想在香港办一个“东方文明研究所”，于是，就请他去筹备。

周赴港后，每周都要给律子去信，希望律子能成为该研究所的成员。周知道律子在英国的留学很快就要结束，想在律子未决定去向之前，提前写信劝她来港工作。

律子对周的盛情不便拒绝，就给他回了信，但特意说明是“去见一见研究所的创办人”。言外之意是她只答应可以去香港见这位创办人，但没有答应要成为该研究所的正式成员。

该研究所的创办人叫张天统，他曾带领几位弟兄活跃于实业界，特别是在海运界以“张兄弟公司”而闻名。

“张兄弟公司”的二万三千吨客货船“鹰号轮”不久将启航前往日本。东方文明研究所的成员也搭乘此船。周建平擅自决定律子同船去日本，并早已给她办好了一切手续。

“您也太强加于人了！”律子一边睁大眼珠瞪了瞪在机场前给她开出租车车门的周建平，一边上车坐下。

“下决心了没有？”汽车一开动周就向律子问道。

“早着呢……”律子笑着摇头回答。

“律子小姐您不是说讨厌日本的大学派阀吗？那您就应该到能随心所欲从事研究工作的敝研究所来工作，而且待遇也不错。”

“这个研究所的待遇确实不错，甚至可以说好得太过分了。”律子说完这句话后心中暗暗自语：“好到令人担心会不会上当！”

据说，该研究所的本部设在香港，从事研究东南亚的各种

课题，但该所的成员可以带职去日本研究。

去日本研究的人员月薪为二十五万日元，外加不需详细报账的各种费用十万日元，共为三十五万日元。

这样高的薪金对一个才二十六岁、在研究界还属“幼稚”的律子来讲，可以说是梦寐以求的。因为这种高薪完全可以聘请到第一流的学者。

“正因为待遇好，所以请您快下决心吧！”周建平说。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更是下不了决心。”律子间不容发地回敬了周。

到了半岛饭店，律子说：“流了许多汗，我去洗个澡。”说完就跟着服务员到房间里去了，把周甩在大厅里。对此周似乎有些不高兴。

周建平认为不能让工作繁忙的张天统久等，原想放下行李就去拜访张，但律子之所以有这种表现是因为她认为：我是应您的要求才去见所谓的张先生的。

“真是拿她没有办法！”周坐到大厅的沙发上，边苦笑边看起了报纸。

二

周建平看的报纸是刚才在机场买的《南华早报》英文版。他在漫不经心地浏览着该报，突然看到题为《来自香港的旅客在日本淹死》的报道，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因为报道说这位男尸的名字叫 Liu Lung Sing。这岂不是廖龙升的广东读音？报道说廖龙升虽然不属东方文明研究所的正式成员，

但他是受张天统的委托去的日本，是一位美术专家。连今年是六十岁等也完全符合廖的情况。此外还说，廖是在一个名叫小杉顺治的日本人的庭院中淹死的。

“张兄弟公司”的驻日总经理就叫小杉顺治，他家住在神户的御影，报道所说小杉的公馆也是在神户市……后天将乘鹰号轮赴日的周建平等人，首先要去下榻的地方就是小杉公馆。周建平想到这些就很不安。

“这下可糟了！”周建平边说边用手指搓脸。

律子却在浴室里冲凉解乏。其实从加尔各答飞到香港对律子来说并不觉得有多累，只因她对周建平在她一到港就突然要以三十五万日元的高薪来诱劝她工作一事，感到有些卑鄙，因此就借洗澡来拖延时间。

律子边往乳房擦肥皂，边自言自语：“怎么想我也没有拿三十五万日元月薪的资格……”

这时律子因走了神，肥皂从手指间滑走，律子不由叫了一声“哎哟！”，接着就用双手把自己的脸捂起来。由于捂脸时把肥皂沫弄进了眼睛，所以她感到刺心般的疼痛。

律子一回想起刚才突然做的那个动作，就感到自己的脸火辣辣地重新燃烧起来——因为她又想起了广桥清志的事情。

广桥是律子在T大时比律子高三班的前辈，是一位优秀的科学研究者，但当时由于家庭的原因无法在大学继续研究，就去当高中老师了。据说，广桥是由于需要照顾弟弟和妹妹们，才放弃没有收入的研究室工作的，但他的学识使教授们都对他离开大学感到惋惜。

迄今律子还常常回想起广桥临离开大学时笑着说“到哪

儿都可以从事研究”的情景，而且一想起他就会出洋相。刚才在洗澡时出现的那种狼狈相，也就是因为她在想：“三十五万日元的报酬，与其给我，更应该给广桥才合适。”

律子把淋浴器的龙头开到最大限度，想通过增加水量的办法来冲走广桥的面影。但尽管“水鞭”从肩膀到乳房，从腹部到腰部，打遍了律子的皮肤，但脑海里广桥的面容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清晰起来。律子尽力使自己表情严肃，并象念咒似地嘱咐自己：“应该纯粹从学术的立场出发来对待这一问题……”

律子终于下决心推荐广桥清志代替她到该研究所工作。

方针一定律子就觉得轻松多了。她关好了淋浴器的龙头，拿起浴巾以最快的速度擦遍全身。动作一加快也就不会再胡思乱想了，律子很快地就把衣服穿好了。

律子之所以加快速度并不是因为怕周建平久等，而是想通过手忙脚乱来转移心事。

平时律子从洗澡间出来时是边哼歌边慢慢地化妆。但这次因太匆忙，身上还散发着肥皂味。

律子觉得很不好意思，便飞快下楼去大厅。然而，刚才在沙发上坐着的周建平已经不见了。

“到哪儿去了呢？”律子边自言自语，边四处寻找。

“啊，在打电话呢！”律子看到了在大厅的公共电话亭里埋头打电话的周的背影。

周建平正在给研究所的创办人张天统的秘书打电话：

“您看到报纸了吧！廖究竟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淹死在小杉的家……”周的语气已近似指责。

秘书回答说，还没有接到详细的报告。

“发生这样大的事情，小杉先生打来国际电话了吧？……从张先生那儿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吗？……您说什么？纯粹是一种事故？！……”周想继续追问下去，但秘书的回话很暧昧。

“反正，我马上就回来，要介绍一个新的研究人员给张先生，然后再了解廖龙升的问题。”周讲完这些话后就把电话挂了。

当周刚从公共电话亭出来要走向原位时，正好同律子的视线对上了，律子便微微一笑，以示她让周久等的歉意。但周却没有笑，他似乎有些不愉快。律子歪着脖子想：“怎么了？”

周建平很快感到自己的神态有些异常，急忙改变态度说：“出乎我的预料，您这样快就洗完了！”他似乎还想笑一下以示回礼，但因脸部肌肉发紧笑不出来。

律子说：“因考虑到不能让您等得太久，所以赶紧来了。”

“那么，咱们就走吧。”

“好，就陪陪您吧。……不过，周先生您是不是有什么事？”

“不！没……”周吞吞吐吐没有说出真情。

但是，考虑到律子的感觉很敏锐，她终究会知道的。再说她也不认识廖这个人，对一个不相识的人之死，即便知道了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于是就告诉了律子：

“老实告诉您，我所认识的一个人因事故在‘张兄弟公司’的驻日总经理家死了。刚从报纸上看到了这条消息，感到很吃惊。”周边说边把英文版的报纸给了律子。律子接过报纸读了周指给她看的那条消息。

“淹死的这个人是一个矮个子吗？”律子问，

“不，是中等个子。”

“但这条消息说池深才八十公分。再说池底是水泥的，不会象污泥底那样把人陷进去啊！”

“会不会是因为喝醉酒才掉进去的？”周建平虽对律子这样说，但他心里是知道廖龙升是不会喝酒的。

三

张天统所属的公司有三十多家，而“张兄弟公司”则是统管这些公司各种事业的总公司。被列为这家总公司负责人的，有张的兄弟或堂、表兄弟，但这只是挂名，实际上资金全是张的。因此可以说他是这家总公司名符其实的“独裁者”。社会上对他的评论是：虽为“独裁者”，但为人和蔼。

周建平在给律子介绍公司的创办人张天统的情况时讲过这番话，因此她在未见到张天统之前就对张有所了解。

律子一进“张兄弟公司”的社长办公室就感到，作为大财阀头子的“司令部”，这里也太简朴了，最多只相当于日本一流企业下属部门的经理办公室。虽然律子从未见过大公司下属部门经理办公室是个什么样子，但她的脑子里却有这种印象。

张天统可能是由于他的身材魁伟，使人有“庞然大物”之感。他虽已六十八岁高龄，但满面红光，给人的印象只有六十来岁。他的脸白白胖胖，犹如童颜，眼光温和。

律子由于听说张是一个学徒出身、经艰苦奋斗才取得成功的人，因此估计他的眼光一定很锐利，但张的眼睛却象睡眠不足似地非常和蔼，这使律子感到很意外。

张天统年轻时曾在洋行里当过茶房，因此能讲一口地道的英语，比律子预想的还要好。

“只要是研究有关东方文明的问题，什么都可以。研究所的宗旨就是要让大家自由去研究，我不提什么要求。”张天统坐在屋角的沙发上说着他的宏旨大意。他那巨大的身躯几乎要沉没到沙发里去。

律子在汽车里就很想把她要推荐广桥的事告诉周建平，但估计会遭到周的反反对，故没有对周讲。她想，还不如直接向创办人张天统推荐更有效，于是就对张说：

“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来说，我是非常感谢您的好意的，不过因为我还很不成熟，所以担心会辜负您的期待。”

“没有一个学者一开始就能成熟，谁都是从未成熟起步的，关键在于个人的努力。”张天统晃动了一下身体然后把眼睛闭上。因为他的眼光过分柔和，把眼睛闭上后倒与他的身躯协调起来了。

“但是成了同事们的负担也不好，因此我想与其我来工作还不如把我的位子让给比我更有才干的研究人员更好些……”

周建平没有等律子把话说完就从旁插话说：“您怎么到现在还……”

“这么说，舟冈小姐心里已有觉得合适的人了？”张天统把闭上的眼睛又半睁开说。

“是的，我有一个前辈叫广桥。据说现在在某个地方的高中当老师……”

“哦，这么说你不仅还没有得到这位广桥先生的认可，也没有向他谈过研究所的事情，对吧？”张天统微微一笑。这种

微笑也许是一个在商业界的剧烈竞争中渡过了五十多年生涯的人，对这位学者的拐弯抹角的说法，无意中表露出来的苦笑或嘲笑。

“是的，不过我想我可以说服他，由我……”律子原想说“由我来负责”，但心想这么说也许会遭到张天统更大的嘲笑，因此没有说下去。

“这事很简单”张天统说了这句话后就站起来继续说“舟冈小姐，你就去说服广桥先生来研究所工作，但不是代替你而是作为你的同事一起来工作，明白了吗？”

“好！”律子回答。

“有不明白的事情就请你去问秘书。如果秘书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就留待以后研究解决吧！”张天统说完话后就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去办公了。张天统是第一线的实业家，工作非常繁忙，也许是不愿意再为业余的爱好——研究所的工作挤出更多的时间。

律子结束了对研究所创办人这种拘谨的拜访后，终于松了一口气。

鹰号轮是后天启航，在周建平未去接律子上船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律子没有什么事。于是周就打算在拜访张天统之后紧接着带律子去见后天将乘坐同一条船去日本的另一位研究所成员程纪铭，想把程介绍给她，但被她拒绝了，理由是“已经累了”。汽车开到饭店，律子下车时说：

“反正后天在船上就可以见到他了，对吗？”

“啊！对、对！……那么就请您休息吧！”两个人客套了一番后就告别了。

四

鹰号轮是一艘二万三千吨级的大船，使人感到它比过去被誉称为“太平洋女王”的浅间丸还大一圈。两支微倾的烟筒上有三圈黄线条。张天统轮船公司的正式名称为：Golden line-Company，中文叫黄金轮船公司。但由于海运界把竞争对手的公司叫 Golden，使人感到不愉快，因此就改称为带黄线条的船。

鹰号轮原在大西洋航行，但由于大西洋航线是世界最大的金库，在航速和服务方面的竞争很激烈，因此需要不断以性能好的新船来更新旧船，否则就会被淘汰。鹰号轮虽是一艘大型客货船，但现已竞争不过人家，于是张天统就果断地造了新船来代替这条旧船。鹰号轮虽然从大西洋的舞台上退了下来，但还没有老化，它在东南亚的航线上还是一位响当当的“女王”。

鹰号轮已返航到香港，今后将在日本、香港间航行，这次开往日本就是它的首次出航。

鹰号轮返航到香港后，重新粉刷了两个月。该轮招聘的船员都是黄金轮船公司的高级海员。船夫是英国人，叫卡达·史密斯，他是日本——波斯湾线的专家。该船的室内设备被称为是世界第一，据说是沃林吉洛^①的头号高徒设计的。

一等仓休息室的气派犹如宫殿里的会客厅，正面全部是

① 译音。——译者注

用彩色玻璃安装的，中间有用意大利大理石建造的希腊式大柱，别具风格。

律子是船主的客人，因此受到了以船长为首的全体职员的热情招待。这反而使律子感到拘束，她边靠上缎面大椅背垫，边自言自语地道出了内心的感受：“实在有些不安！”

周建平上船后认识了该船的医生乔治·石仓^①，他和周建平一样，都出生于美国，是日侨的第三代，因此他们俩很快就亲热起来，律子只好去陪上船后才认识的程纪铭。

程纪铭今年四十九岁，在中日战争时期曾被汪精卫政权选派去日本留学，因此日语讲得非常流利。

“您知道我年轻时为什么想去日本留学吗？”起航的当天晚上，程纪铭在休息室突然问律子。

“为了实现凌云之志吧？”

“我根本就没有什么雄心壮志……我是为查清谁是杀害我祖父的凶手才想去日本的。”

“您的祖父被杀害了？”

其他人都在别的休息室谈笑，律子只好听他讲。

“是的，被杀害了。”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中日战争开始后不久……我的祖父叫程沛仪。”

“啊，就是那位程将军吗？……”

“是的！……”程纪铭似乎有些伤心，抽搐了一下鼻子。

程沛仪是清末民初军阀割据时期的一位领袖。这个老将军在中日战争初期突然死去的事律子也听说过。

① 译音。——译者注